

#1

「熱水果茶，不加糖。」

眼前的妳鼻頭略帶脫皮，曬不黑的膚色一如既往的被深紅淺紅佔領，這是妳第一次自助旅行，為期三個月，回國時護照蓋的章有尼泊爾、印度、寮國、柬埔寨、越南，後來我們習慣在妳回國後碰面，我總是毫不客氣、大喇喇的以一頓飯加兩盞茶的時間換取妳每一次的出國體驗。

「我們從四川進西藏，在火車裡我就有強烈的高山反應，進了西藏以後更是下不了床，我知道大家都在等我，行程也一直被我拖累，想了想，就和大家提出讓我脫隊的建議，所以從第四天開始，我就自己一個人行動。」

高山症的說法我已經在台灣用破英文和妳確認過，MSN 上的暱稱成為妳昭告朋友的訊息，在沒有智慧手機的年代，妳靠著印刷地圖和護照，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憨膽行走在遙遠的異鄉，中文和更勝我一籌的英語是妳穿梭在不同國家民族間的溝通管道，雖然比手畫腳和具體行為是更多時候的唯一選擇，妳仍然徒手完成了這趟驚心動魄的奇異旅程。

「其實也因為我和朋友們的個性、想法都不太合…」妳終於幽幽的說出口。

是啊，我懂，如同我們的互動總是我說妳聽，妳想說的總是被我忽略然後打斷；妳的想，我總覺得不夠重要不值得發洩，妳的失落壓抑我也總是視而不見，這樣不公平的相處我是知道的，只是我自以為的精采比起妳不動聲色的情感起伏更顯得波瀾壯闊，妳不曾抗拒這樣蠻橫的我，或是，我也得從妳其他好友口中，才能探出妳對我的真正想法。

「妳自己一個人走剩下的路？妳媽知道的話會崩潰吧！」

我驚訝於眼前輕聲細語的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長出這樣的勇氣，在青藏鐵路還沒開通的年代，妳竟然不用導遊沒有地陪的獨自走在異鄉的路上，所有旅行計畫在妳脫隊的那刻煙消雲散，當時的妳即使找到有電腦又能上網的地方，也只能簡短而匆促的告訴我妳現在在哪裡，但是明天的去向卻永遠無法預告。

「我的運氣不錯，在西藏時有僧人願意讓我留宿，是三兄弟，這三人雖然以兄弟互稱，但是沒有血緣關係，嗯，比較像是我們台灣人說的『師兄弟』。」

藏傳佛教的各個流派我一竅不通，辯經中的大哥、化緣的二哥、負責炊煮的

小弟，在我看來和其他僧人全一個樣，若非以身高尺寸對照，恐怕在妳滔滔不絕訴說兄弟軼事時，早已發現我認不出誰是誰的窘境；很想告訴妳，這些僧人在我眼中就像多胞胎，大哥二哥的分別不在我的眼裡，在妳的嘴裡我的耳裡。

#2

「我的預算有限，只能找最便宜、專門給背包客住的青年旅館，只算床位的錢，浴廁公用。」

妳所謂的「青年旅館」是可擋風遮雨的建築，在妳的分類中，有熱水澡可洗或熱水壺可用就算上選，如果兩者皆有，就是不可多得的高級待遇；硬板床的大通鋪是一般配備，即使有單人床也是多床一室，不分男女老少籍貫國別，不分抽菸喝酒自娛自憐，這樣混亂自成一格的空間雖然沒有病房的生死離別，卻也讓妳看盡百態——情節不乏倚老賣老、自艾自憐……有人低調的白吃白喝、也有人張揚的向其他旅客央討盤纏，有人憑著一身絕技邊旅行邊籌措下一趟旅費，深恐春日苦短而及時行樂或尋求慰藉者亦不在少數。

有更多個夜晚，妳得硬著頭皮投靠一天中唯一遇見的一戶人家，夜晚代表的不只是危險，還有許多人為的意外，中午過後就必須預設停損點，妳要決定好今天可以再走多久或多遠。一次天黑趕路的經驗令妳心神耗盡，那次的教訓總算能驅趕妳厚起臉皮敲著陌生的大門，雖然我打從心裡覺得這也是另一種冒險，但外面赤裸裸的危險讓妳不遑多想，而妳，總算也從無數個寄宿夜中全身而退。

「不管住哪個地方的青年旅館，都會聽到有人在睡前偷偷地哭，哭聲是壓抑的，但換氣的聲音怎麼都遮不住；就像我剛升上大一那樣，睡覺前會特別想家。」

那時的我們第一次分開，一個新竹一個臺中。大學的第一個平安夜與妳相約過節，當妳留我和室友獨處時，她們漫不經心的提起妳在宿舍的前兩週常止不住的夜哭，音量雖小卻十分清楚，整間寢室被妳無規律的抽噎聲佔滿；剛開始，大家尚能輕聲細語地安撫，撐不了幾天，逐漸變成要妳住嘴的吼叫。我尷尬小心的回應和妳室友的對話，心情竟然像做錯事的小孩那般手足無措，我還擔心著妳室友把我們歸為同類人，言談間除了多說妳的好話、讚美她們的包容之外，還不忘強調自己與妳有多大的不同。

異鄉的旅夜充滿陌生人的鄉愁，每晚都有或近或遠的囁語混著抽咽聲充當催眠曲(或催淚劑)，這樣孤單的旅程和靈魂即使同處一室也無法互相取暖，妳們各自枕著背包蓋著大衣在夢中回到自己的來處，明日醒來又是滿腔熱血的好漢；有些人不幸陷溺在前一晚的惆悵而忘記明日的到來，一發呆就到太陽下山，這些妳所謂的旅行失敗者，隨時可能毫不猶豫的踏上歸途，而妳，則游移在這兩種人之

間。離開青春期多年，妳的血管裡流的依舊是自醉的浪漫，妳的喜悅悲傷在大腦皮質尚未作出抉擇之前，杏仁核早已作出反應，而身為主體的妳往往為之效勞。

「找東西的情節天天上演，這種時候掉東西其實都有找不回來的打算；我也『掉』過幾次東西，後來有些好心的背包客教了我一些防盜的方法。」

在睡夢中被扒竊財物的經驗每每讓妳損失慘重，而路上乞討的孩童主動且多不勝數，這些都是妳始料未及的額外開銷，過來人教妳將錢換成小額紙鈔，如此才能讓蜂擁而至的孩童各個心滿意足，也才不會因為心有不甘而死纏爛打的變成旅途上的阻礙；重要財物必須綁在或縫在身上穿的內衣褲裡，對付那些暗著來的偷兒，僅有穿著的貼身衣物讓他們無從下手。幾次切膚之痛後妳的錢財和護照愈藏愈靈巧，一個月後終於遠離那些無謂的損失，妳的大腦皮質始能發揮理性，並和那些多愁善感的思緒取得平衡。

除了老闆，妳不常在旅館裡瞥見黑髮黃皮膚的亞洲人，即使有，講的也是不同國家的語言，妳是鬆一口氣的，至少不用躲避熟悉又陌生的眼光，不用盤算第一句該問些什麼或回答什麼，若在台灣，這些畫面妳總盡其所能的迴避，少說少錯已經成為妳交際應酬的習慣。

在充滿文化隔閡的時空下，生活習慣和外顯行為是決定誰與誰親近的重要關鍵，同路人容易因為多次的眼神交流而愈走愈近，進一步的相談甚歡甚至會讓旅人在同一間旅店多住幾宿，甚至迫不及待換到相鄰的床位，再怎麼相見恨晚，這些萍水相逢的緣份終究只換來一個又一個在 MSN 或 SKYPE 的帳號，大多數的他們妳此生都無法再碰觸。

「愈談得來的朋友愈會趁天未亮時偷偷離開，等到一睜開眼才知道他原來已經走了。」

我想像著天未亮就整裝待發的畫面——摸黑整理行囊卻不發出一點聲響，在一室沉重的呼吸聲中蹣手蹣腳地將門闔上。

這一趟，妳經歷多少次這樣的不告而別，這些離別讓妳變得更堅強或更失落，我竟然沒有把握了。我理解不和熟睡中的室友道別是一種體貼，少了離情依依的畫面，大家更能了無牽掛的朝下一段旅程繼續前進，可是我們從來就不是偶然相逢的旅人，妳知道我不要也承受不起妳這樣的溫柔。

#3

「離開西藏後，在邊界的旅館裡認識一個上海人，我們結伴走了一段路，大約兩個禮拜，然後在雲南分開。」

上海女孩和妳是完全的對照組，她大方自信，憑著更好的外語能力(和妳不主動的個性)，她主導了大部分的行程——她說妳聽、她決定妳們做，連路人都能感受到她的熱情洋溢，而妳的沉默和順從總使得自己黯淡不起眼；雖然有幾段擦身而過的小曖昧，但在上海女孩身邊，這些小小的浪漫一點也不屬於妳。

我必須承認這女孩讓我忌妒又擔心，忌妒陪著妳經歷這些的竟是一個與我與妳毫無干係之人，擔心即使沒有了我，妳身邊仍然不乏有人扮演我的角色，原來妳從不是我的專屬，原來妳也會對別人逆來順受。

「我們在尼泊爾遇到一個以色列人，本來以為他會像遇到的其他男生一樣喜歡上海人多點，沒想到他反而比較注意我…」

高二時，妳的另一個好友喜歡某個普通班男生，就像愛情片的老梗，妳充當信差兼暗戀者；敏感的我偶爾嗅到妳的心思，但妳也僅只不著痕跡的淡淡帶過，這男孩特殊的地位我心知肚明，只是每當我試著了解，那股無限上綱的自尊就硬生生把溢到嘴邊的話全推了回去。

我實在看不起偷偷摸摸的暗戀，少了烈愛灼身死去活來的情節，至少也要看著對方、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告訴對方。接受很好，兩個人在同樣時間對彼此有同樣的感覺是難得的幸福；拒絕很好，自己再也不用白費心思在沒有結果的單戀上，除了他以外，還有千百萬人等著我們去選擇，可妳就是不懂……

「妳這樣放他在心上，該不會已經對妳做了什麼事吧？」

「有，說了妳可能看不起——他在月光下牽起我的手，講了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聽過的話。」

「案！」該死的以色列人。

如果他知道妳從沒和異性戀者有過這樣的肢體接觸，如果他知道這個該死的小動作會讓妳在回台灣後的三年繼續對他魂牽夢縈，如果他知道妳的感情史上只有填過「單戀」的經歷，那他是不是可以仁慈的放過妳，放過妳這個什麼如果都沒實現過的可憐女孩！

什麼月色美氣氛佳的鬼話全閃邊，羅曼蒂克的插曲只可以用來點綴無聊的旅程，但他找來點綴的是張該死的白紙，這張白紙純潔到可以背出他漫不經心的每字每句；當妳每晚打開 MSN 苦苦守候他的出現時，或許他正在陸地的另一頭擁著另一個或者好幾個更懂得取悅男子的女孩，對於那段旅程中萍水相逢的妳，只是連提也不值得提起的平凡遭遇。

「我沒有看不起，是生氣，妳不會笨到相信他說『要來臺灣找妳』的話是真的吧！如果妳這樣就相信了，以後我上線見妳一次罵一次！」

「其實我心裡有數...」

「以色列人到此為止，後面兩個月呢？」

#4

「我在雲南的時候遇到一個攝影師，一邊拍照一邊用相片賺旅費，除非錢花完，否則她不打算回國。我們一起走過三個國家，最後在寮國分開。」

在沒有妥善分配的狀況下，西藏的景色佔據了妳大半底片，每一張都是飽滿的湛藍，無論城市或郊外，我很快就能循著藍天分辨出屬於西藏的景物，而紅黃相間的服裝佐以黑髮黝黑的黃皮膚，更是照片中常見的配角。妳的曬傷在後面半趟旅程得到舒緩，西藏不只風景豪邁陽光也毒辣，遠離高原後一路風光明媚，最令妳念念不忘的是波瀾不驚的湄公河，妳和新旅伴在河畔租了一間民屋，傍晚時分跟著寮國婦女圍著一條單薄的沙龍下水，走到河水深處解開沙龍在河裡晃個幾下就算洗過澡，圖片裡的河水枯黃混濁，卻是真實的湄公河水翻版，妳見我情不自禁的皺眉卻笑了。

「妳不可能受得了的。」

「沒錯。」這沒什麼好不敢承認的。

寮國男人大多從事勞力工作，每天早上有好幾夥人在飲食店前聚集，早餐是烤到乾硬的吐司配上寮國咖啡，免洗杯大小，極濃稠，只能算三等貨——最好的咖啡都外銷了，寮國人自己喝不起；次等咖啡被有錢人買來珍藏，可惜妳不認識任何有錢的寮國人；再來就是民間販賣的濃到爆咖啡，集所有苦澀甜膩於一杯。

妳一向入境隨俗，這種咖啡不像咖啡，麵包不像麵包的早餐嚇不了妳，妳和其他寮國男人一樣站著解決一天的第一餐，而湄公河因為早已用罄的底片，我無緣一睹讓妳朝思暮想的河岸風光。

「在河邊生活的一個月，是我活到現在過過最舒服的日子，每天坐在走廊上看書、看夕陽，一天很容易就過了，如果不是因為口袋沒錢，實驗室老闆又一直催，我還真不想回來。」

妳怎麼可以不回來呢，我還在呢！但妳懂的，藏好情緒只是一瞬間的事。

在妳下水沐浴的第三週，大多數觀光客已把妳當成土生土長的寮國人(或越南人)，妳的作息、姿態、呼吸是如此融入湄公河，寮國的一草一木是這麼深得妳心，當妳訴說寮國生活的點滴，我竟看見妳眼底閃耀著未曾見過的光芒，不過短短一個月，妳卻適應的比生養妳二十多年的家鄉來得好，到底是養育妳的這塊土地出了問題，或是，妳終究不屬於這塊土地。

#5

結婚前的匆促見面，是爲了趕在妳這次遠行前將人生大事當面知會妳，我們在關渡的房間裡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毫無重點，最後一班捷運進站前，我們終於紅著眼眶，客氣又小心翼翼的擁抱彼此；結婚之於我很難，但比起妳那些艱難的旅程卻顯得簡單。這次妳毅然中斷博士學業只爲了感受另一種人生，我早知道自己望塵莫及，也知道自已只能怔怔的望著妳愈離愈遠的背影，所以滿懷期待妳帶著我不可能經歷的故事回來找我。

西藏行以後，妳出國的時間愈來愈久，故意逃避這塊土地的意圖愈加明顯，我明白，卻無能爲力；在臺灣的妳是那麼不快樂，每一個異鄉都讓妳更怡然自得，我開始瞭解踏出臺灣的妳其實不需要勇氣，回國那一刻才是考驗的真正開始，心裡清楚，妳預告的時間其實並不算數。

坐在無人的教室裡敲著鍵盤，想起妳，想起我們的青春歲月，縱使時光荏苒，妳的故事我的體會卻未曾稍減。從不習慣離開臺灣的妳總是杳無音訊，兩年已過，此刻妳是否仍在當初前往的德國？在沒有無名和 MSN 的世界我構不著妳，也沒有足夠的勇氣用妳的方式走妳走過的路，於是記錄著妳的旅行，準備著等妳的那頓飯，遠方的妳，是否也已經做好接受考驗的準備？

我在臺灣想妳，毛子。我們臺灣見嗎？